



西方视野里的中国

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

多面中国人

〔英国〕麦高温 著

贾宁 译

非外借

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清末中国
冷静审视中国人秉性的写实力作

译林出版社



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

多面中国人

[英国] 麦高温 著
贾宁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多面中国人 / (英) 麦高温著; 贾宁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6.12
(西方视野里的中国)
书名原文: 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
ISBN 978-7-5447-6598-5

I. ①多… II. ①麦… ②贾… III. ①民族性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C95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18735号

书 名	多面中国人
作 者	〔英国〕麦高温
译 者	贾 宁
责任编辑	陆元昶
特约编辑	苑浩泰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34千字
版 次	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6598-5
定 价	40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者序

本书作者麦高温，是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，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，与中国各阶层的人都有过深入交往。他不否认中国的伟大，承认这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民族，但他批判起这个民族的“劣根性”来，也是针针见血，毫不留情。

本书出版于一九零九年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三年后轰然倒塌，中国开始向所谓的“文明社会”迈进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对照今天中国人的某些表现，书中所写所思仍未过时。

且看麦高温对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描述：喜欢拐弯抹角，不愿直截了当；推崇热爱自然，却对人冷漠麻木；本性善良，但喜欢掩饰，不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；生活艰难困苦，却总能发挥出幽默来；崇尚金钱，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；喜欢送礼，礼越重越好；公事总有另外一套标准，潜规则已经深入人心；富人为富不仁，对穷人缺乏同情心；文人多无耻，没什么真正有用的学问，缺少道义感；要面子，常常需要旁人配合，生活就像演戏……

当然，麦高温也肯定了中国人的某些品德，如修建万里长城的气魄，面临困境时极强的忍耐力，每要失败时总能奇迹般地重生，艰苦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，等等。

今日中国已非往日中国，但中国人的某些品性仍未改变，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。如果一个民族要进步，就应该重视别人眼中自己坏的一面，以求改正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阅读本书，

恰如敲响一口大钟，让百年前的钟声来震荡一下心灵，以求反省和改正。

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前的中译本有所参考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前言

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中国人生活是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。在中国生活的五十年间，我和中国的各层人民都有很深的接触，并在这些接触中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快乐。我越是了解他们，就越被他们吸引。中国人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，因为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，都时刻显露着属于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，无论是欢欣鼓舞的时候，还是被哀伤淹没的时候，以及满身的正义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一直如此。

有些外国人去过中国后总是抱怨说，中国人丧失了原本应有的智慧，并且连前进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过去的几个世纪里，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踏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活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。死神无处不在，它就像是在夏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枝叶繁茂的白杨，就像花瓶中彼此缠绕的病怏怏的植物，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。但现在，死神正慢慢松开自己的手，在稀薄的空气中慢慢抽出自己的影子以及蛛丝一般密集的手指。用不了多久，大自然就会用自己孕育出的新力量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惩处。

中华民族无疑非常强大，翻翻它的历史就知道了，有两件事就能证明。一件是很久以前的，另一件则刚发生。

为了抵御残忍嗜血的游牧民族的侵略，公元前二世纪，秦始皇这位“中国的拿破仑”修筑了长城，中国人称它为万里长城，事实上，它也确实像是一座城墙一般将中国所有的城市包围了起来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也不为过。

长城有二十多英尺高，上面的烽火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，当士兵抵御外敌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。长城建在崇山峻岭之间，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，无视怒吼着的狂风，从山涧以及沟渠中穿过。冬天，皑皑的白雪笼罩了整个大地，凶狠的巨风恨不得将山都吹平了；夏天，酷暑难当，炙热的日头恨不得将砖瓦融碎，但是直到今天，长城依旧昂首挺立，一点都不曾减少自己的威慑力，就好像工匠们昨天才把它建成一般。

第二件大事刚刚发生没多久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在强大的英军的胁迫下，中英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。这一条约之所以能签订，完全是因为英军手中的枪炮，但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中国人生活的掌控者就不再是死神而是武力了。正是凭借着武力，英国势力才能在中国横行，商人才能在中国贩卖鸦片，而英国的战船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，就在中国的东部海域巡视着。

在以往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从国外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计其数，使得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，英国也从中获益，让自己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发展。但这一行径是多么地邪恶，令人轻鄙啊！在中国的上方，起到震慑作用的拳头仍旧举得高高的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整个中国都被鸦片笼罩了。人们的心被鸦片那脏污的手紧紧地抓着，不计其数的家庭被鸦片毁去，就算是朝廷也没办法解决这一灾祸，因为武装的铁拳从不曾失去威慑的力量。

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中国人的抗争似乎总是失败，罂粟花也总是在这片土地上绽放。俯视中国，似乎人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统治，病入膏肓。

但是，重大的奇迹出现了。这个国家的革命者心中燃烧着愤怒之火，并迅速蔓延开。他们抗争了五年，终于使得侵略者放下了具有震慑性的铁拳。

现在，这片土地上已经不见罂粟花的影子，人们希望用两三年的时间，使鸦片在中国绝迹。

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。

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，所有的章节都曾经在中国上海的《北华捷报》上单独发表过。它们后来又合成一本，起名为《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》，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。之后我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，并有幸得到编辑的准许，在英国再版，给英国的读者享用。

J. 麦高温

目 录

1 / 译者序

3 / 前言

1 /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

12 / 第二章 帝国统治之道

22 / 第三章 军事制度

33 / 第四章 学者

42 / 第五章 经典书籍

56 / 第六章 教育

70 / 第七章 崇拜祖先

83 / 第八章 风水

93 / 第九章 神的喉舌

104 / 第十章 城隍庙

115 / 第十一章 山寺

125 / 第十二章 各式刑罚

135 / 第十三章 公开的私刑

146 / 第十四章 医生

154 / 第十五章 钱与债

- 第十六章 戏曲演员 / 164
- 第十七章 中国的城市 / 176
- 第十八章 水上人家 / 192
- 第十九章 家 / 203
- 第二十章 农民与农业 / 216
- 第二十一章 路 / 228
- 第二十二章 乞丐 / 239
- 第二十三章 脸面 / 249
- 第二十四章 杂谈中国人 / 259
- 第二十五章 中华新帝国 / 271

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

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。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共有观念。中国有土壤肥沃的平原、还没有开垦出来的原野、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以及结满果实的山谷，这些全部都是皇帝的财产。所以，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现任财产占有人提出要求，征用这些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。征用方法很简单，国家只需要提出要求，并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一半的钱财就可以了。国家之所以支付这笔钱财，并不是因为承认财产所有者就是占有人，而是为了给占有人一种情感慰藉。

举个例子，如果把阿拉伯国王放到中国体制中，让他变成中国皇帝，他若想要那片垂涎已久的奈伯斯葡萄园，那么他只需要派几个臣子去征用葡萄园就行了。这简直不需要费什么劲，而且葡萄园主人奈伯斯听到命令，肯定会立刻服从，把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，心甘情愿地退出并且毫不以为这有失颜面。

这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当时中国要架设电报网，需要建设资金，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日常会议中讨论过向群众征用财产的事。电报网线路覆盖了数千英里的土地，它既要穿过繁华地带，又要经过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抵达的乡村。繁华地带的人过惯了不被束缚、自由自在、冷漠自我的生活，乡村的原野、花园都是有主人的，而政府却要将电线杆埋在这些土地，甚至别人家的院落中，并且从不考虑自己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事。

改革过于激进，动荡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很多人的看法。如果改革刚好与当时的风水犯冲，那就更是这样了。但人们心中总有个死板的、因循守旧的怪物，那就是对法律的盲目顺从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触犯了法律，那么他们的精神就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折磨。不过因改革而生的动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，因为政府决定的事，只要开始付诸行动，那么就算人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他们嘴上也会保持缄默的。所以最后，电线杆还是会静悄悄地立起来，好像电报系统是伏羲或神农氏的发明，好像在中国古代它就已经出现了，好像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还混沌、还黑暗的年代一样。

不过有时候，会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反面例子。比如，工人埋电线杆时挖的洞，刚好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。这位学者曾被皇帝格外推崇，而墓地则是皇帝亲手赐予的封地。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人物，他刚好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父亲的墓地旁大挖特挖。他很吃惊，很生气，他的心情简直可以被称作震怒。除此之外，他心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。这些心情、想法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抑。他希望能捍卫自己的财产、自己的荣誉，他想跟这种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来一场大对决。带着这些复杂的想法，他走进工人挖好的坑中，声称他愿用生命阻止电线杆被立在父亲墓地旁。他不厌其烦地对人解释说，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土地是皇帝的土地，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皇帝

赐给父亲的墓地，他认为自己在土地上拥有特权。

双方僵持不下，工作难以为继。这时，负责线路设计的外国技师和陪同技师的中国官员走了过来。官员协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他走到坑中人面前，说：“真难理解，像你这样有学识、有能力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举动。你该知道，这个国家寸土皆王土，你所拥有的荣耀也都是皇帝的赐予。”说到这里，官员抬起手，指向了竖在平原上的那一排电线杆——这望不到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就像一队幽灵一样。他接着说：“修建这条线也是皇帝的旨意，你难道是想抗旨不遵？你十分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力，他能把你和你的妻儿送进监狱，还能把你们碎尸万段。他这么做，没人敢提出异议。”

这番话说得简洁，但十分见效。学者听了，恍然大悟。他马上站起来，朝官员深鞠一躬，表达谢意，以示对方的好意自己心领了。之后，他不发一言，离开了墓地，而工人们则接着做他们的工作。

土地税是除海关税外，国家能直接征收的唯一款项。款项中有多大大数额用于教育、海陆军、国防与警察，以及救济穷人，恐怕没人能知道。支付中国官员薪水的方式格外简单，这种支付方式形成已久，沿用至今，足以承担官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各项开支，所以官员们对此格外满意，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压力。话说回来，这种待遇可不是为那些长期受苦，钱财又被压榨干净的寻常百姓准备的。

中国政府征收土地税的方式，最能体现他们经济体制的绝妙。这种经济体制能让政府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工资，或者其他杂费就能延续自己的权力。任何一个新王朝开始后，国家总会颁布新宪法，以之为将来颁布各种法律的基础。颁布新宪法是为了满足政府需要，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一六四四年，满族人掌握了执政大权。跟之前的王朝一样，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。在这部名叫“大清律”的法律中，土地登记法被改变了。法律严格规定，每个人都必

须为自己拥有的土地缴纳税金。对缴税方式，法律也做了明确规定：水田税金按水稻插秧量计算，旱地税金则以豌豆播种量计算。

我们可以揣测，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扮演人民的父亲，体现自己的公正与宽容，使土地税不会变成人们的负担，所以在计算征税方式时，政府的标准并不千篇一律。不同土地中的征税方式是不同的：在土壤肥沃、作物产量高的地区，水田农民要为每升稻种付八到九个便士的税金，旱地农民则只需要付四到五个便士的税金就可以了；在雨水稀少、土壤贫瘠的地区，人们要缴纳的税金金额则要看情况依次递减。征税时不应对农民过分压榨，可视情况放宽要求。

在各类税种中，土地税是较稳定的一项。满人刚一上台就颁布了土地税政策，政策被沿用至今，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。虽然中国有过革命发生，但革命没有对土地税的征收造成影响，革命产生的共和政体也没有被法律承认。中国人天性愿意遵从法律，愿意维持旧秩序，所以就算皇帝已经不存在了，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召开国务会议。

对人民来说，土地税本身算不上一个沉重的负担。让那些愿意缴税的人感到伤心、觉得不公正的，是土地税的征收方式。收税的人都是些名声很差的家伙，他们虚伪而且劣迹斑斑。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，现有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——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既然付出了金钱，那么他们就要得到回报。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特权，一种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人民身上揩油水的特权。中国人敬重自古就有的习俗及惯例，认为法律是崇高庄严的。这些无恶不作的人为了让所作所为看上去合法正当，把自己做的坏事全归到了尊重法律、尊重传统的名下。

中国人生性不直接，说话做事总喜欢拐弯抹角，这种收税方式跟他们的个性的确相符。对收税人来说，这种收税方式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手脚的天地，在这个天地里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勒索钱财。用这种方法把钱财装进腰包，可比等着领薪水容易多了。这种收

税方式不公平，这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将它废除的建议。因为这样的收税方式是国家创始人推行的。

有一些人被人们称为“贤人”。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私人账户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不过是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，他们十分喜欢这种税收方式。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政客都用这种方式中饱私囊。那场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，正是因为收税人收税时滥用职权，让人们生气了、爆发了。革命过去后，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，可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旧体制却仍然存在着，好像新生活 and 旧体制中间萌发了一种新力量，能改造这个国家一样。

收税人之所以变得腐败，是因为他们依附于这种税收方式而生存。这些人心中眼中全是钱。他们在收税这条道路上看到的是满地元宝，就算跟人交往时看上去被什么话题吸引住了，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在无形中被钱财控制着。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“金矿”，靠它解决吃饭问题，为家庭积攒财产，购买田地，为儿子娶妻。不过，真正深埋地底的金矿要通过辛苦的劳动、特定的技术、长期的等待才能最终提取出来。他们的“金矿”也一样，要靠开采才能拿到。他们想通过这种税收方式挖取财宝，就只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非凡、灵活非凡，同时也卑鄙非凡。

所以，每个人都憎恶他们、鄙视他们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这些收税人为达到目的，不得不使用诡计、欺骗等阴暗的手段，使人们对官员们的贪婪盘剥只好听之任之。除此之外，很多家庭还因为他们的敲诈勒索而变得悲苦不堪。这些人每年收税两次。从收税开始到收税结束，他们在整个的收税过程中都想尽办法敲诈、欺骗，让那些被他们管制的农民变得更不幸。

多数不得不缴纳税金的中国人都生活贫困，让人看见就心生怜悯。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筹集这些钱款。女人们或许会拿出打扮自己

用的发夹、金耳环，男人们或许会去附近的当铺当掉自己的农具。等着那些无法拿出税金的人的，则是粗鲁残酷的待遇。没有人会对他们手下留情。他们家里唯一一口做饭用的锅，他们身上那点可怜的衣物都会被掠走。

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拿手，就是让富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不上税金。这些贪得无厌又冷漠无情的收税人最喜欢做这件事。做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，他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够了。办事拖沓，这样的习气在东方十分盛行，就连做事极有效率的西方人，到这里不久之后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他们会觉得自己脚步变慢了，做事也开始变得拖沓。

一个男人带着税金来缴税，这时缴税期已经过去几周了。收税人面色愤慨，问他为什么拒缴税金。这个人要倒霉了，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敲诈。他态度谦卑地解释说，因为他觉得晚一两周缴税金不算什么大事。“不算什么大事？难道你想拒绝缴税给皇上？这是特别大的事，你会明白的。你要缴纳双倍税金，这个昂贵代价就是对你行为的惩罚。”这个不幸的人只好妥协了，他知道就算向官府求助也没什么作用，这个地方的所有官员都跟收税人立场相同，他们会下这样的判断：这个男人不但拒缴税金，还无礼地攻击了收税人，伤害了他。

收税人有多年跟卑微农民打交道的经验，他们早就已经成了训练有素的老手。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一个农民有几小片土地但是没有家属，他逝世就等于一个家庭不存在了。人有生有死，但土地永远存在。拖欠土地税是不被允许的，所以这块土地会被重新注册，并且仍然要缴税。

收税人负责这块土地的缴税事务。这笔钱他肯定不会从自己腰包往外拿，他要想办法让别人拿。他走进一个富裕农民家，拿出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，提出自己的要求。农民听了很生气，他拒绝说，

这块土地跟自己完全无关。收税人听见他的话，面带微笑，平和地说：“我知道的事可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。你私自占有了这块土地，还偷偷在上面种了庄稼。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消息。”

这位收税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，可这些话比真话更能激怒农民，让他发脾气。这才是收税人的目的，是他最想看到的事。收税人揪着农民的衣领朝门口走去，边走边说要带他去官府，让官员裁决。农民觉得事情不公平，他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了，平时的审慎、理性全都消失了。他忘了眼前这个人的身份，只想着保护自己，开始还手。他有两个强壮的儿子，他们也过来帮他。没多久，收税人就被打倒在地。

这样的结局也在收税人的意料之中。他虽然感到暂时的屈辱，但心中仍然是欣慰的，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计谋成功了。他躺在地上不起来，高声呻吟，假装自己受了很重的伤，痛苦得难以自抑。他的一个跟班见状，马上跑回城。没多久，他带着收税人的妻子和五个警察回来了。收税人的妻子大哭大闹起来，恐吓说，她丈夫执行收税任务时，这些人居然敢对他下毒手，她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
这出喜剧编排的精彩程度可以称得上“后无来者”了，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悲剧。要知道，几乎每个人的表演都只能惹人发笑。当然，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除外。中国人总是容易被舞台效果吸引。他们有大量戏剧演员，这或许就是他们能不断排演新剧目，并且在他人面前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原因吧。这个剧目包含了剧中的所有人物，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的优秀剧目。现在，反派角色正躺在地上，痛苦地滚个不停。

打倒收税人后，农民开始害怕。他面色发白，心跳加速——他自己都没感到。收税人的妻子披头散发，手指天空，情绪异常激动，正粗鲁地高喊着什么。警察们目露凶光，一脸残酷的表情。四周围满了旁观者，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害怕，十分惊慌，十分恐惧……这一幕如果搬上舞台，效果肯定难以被超越。构成这一幕的所有因素都经过精